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頴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

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
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
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
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
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
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
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

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

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
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竝竭股肱之力咸盡愛
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
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
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
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閭元
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
感傳周書列李崇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

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頌田翼楊慶
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
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
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
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
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
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

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
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
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
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
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
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
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

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
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
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
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
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
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

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
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
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
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
孝詔別勅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閭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

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
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
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
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
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
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
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

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

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

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誡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電所經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電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及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
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
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
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
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
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

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
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
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
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
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
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

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
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閭氏沒
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
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
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翟廊城郡守族性至
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
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

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
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
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
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
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
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
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

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市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

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

代閻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為周師

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
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
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虵丘縣公獻取
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歛上為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
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
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

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

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頌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顥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

議決多煩所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煩與相論難詞義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咨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煩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煩之計也煩後數

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
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
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
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
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
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頰屍
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
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

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為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

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

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
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
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
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弈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
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
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

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節簷之下非獎勸
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
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
矣

北史卷八十四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孝行傳叙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匹監本訛足今改正

長孫慮傳更相鞠養不能保全。○鞠監本誤鞠今改從南本

閻元明傳三世同居閨門有禮。○監本缺居閨門三字今從南本增入

吳悉達傳隣人孤貧窘困者。○困監本訛因今改正

荆可傳塋域極大榛蕪至深○榛監本訛榛今改正
王頌傳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虵丘縣公○虵監本訛地
今改從隋書

弟頰傳○頰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頌而並附於傳後殊
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犬監本訛犬今改從
南本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于什門

殺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儿 張安祖 王閭

劉業興
蓋儁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

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
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
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
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
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
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
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
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

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
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
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
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懔懔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
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度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
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
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
李儿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雋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

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頂什門
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
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
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
壞畧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
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大武下詔
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
廟頒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大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圖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壯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歛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强等四

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荀頴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

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渇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渇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

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

與于提曠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尉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

終無漏泄拙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
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
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
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
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
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
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
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
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
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

成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
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
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
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
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
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
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

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狀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

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盖雋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寶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
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
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
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
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
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
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

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
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
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
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
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
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
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
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
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
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
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
中直兵曹榮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
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
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
尋討榮等禽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

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
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
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
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
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
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
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
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
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及隋
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
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
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
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
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

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
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
長史為蓋牢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
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
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
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
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
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

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閬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冠從史萬歲討西蠻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飢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豳賊孫宣

雅石祇閣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
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
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
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
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
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陁悉
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

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
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
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
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
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
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
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

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大守善會
大業中為郿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
之往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
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
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
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
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

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
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
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
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
之後為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
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
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克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克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克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

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

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

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

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

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

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

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
旨令子翊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恭子
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
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
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
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
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

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

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

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賦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
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
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
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
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
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
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
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

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居而麋人皆穴處季
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
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
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
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為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
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為千牛左右字文化及
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

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

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
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
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
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
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歐殺船人津者執送之
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
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

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卷八十五

北史卷八十五考證

節義傳叙又檢取隋書孝義傳。○監本缺書字今增入
于什門傳馮弘上表稱臣。○馮監本訛馬今改從魏書
石文德傳中山蒲陰人也。○魏書作河中蒲坂人

汲固傳程嬰杵曰何如人也。○曰監本訛舅今改正

門文愛傳。○門文愛各本俱訛文門愛今據下文文愛
居喪持服六年改正

劉弘傳及隋文帝平陳。○監本缺文字今從隋書增入

游元傳述時貴倖。○貴監本訛責今改從隋書

北史卷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八十六至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貢生臣李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循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
欲雖為政以德理實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
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
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
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
盖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

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
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
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
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
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
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徇明亮杜纂裴他
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
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

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
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
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
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
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
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

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

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
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
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
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
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
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
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
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墮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

威略羣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
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
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
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
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
將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
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

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叅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叅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暉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

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摘
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
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
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
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
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
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毋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

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
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
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
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
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
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
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
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

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

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

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

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為公仍徙封新安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

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駃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

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
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
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
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
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
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
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
令啖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

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
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諂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
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
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充
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
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
充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脩也韶為并州刺史業復
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

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
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
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
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
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
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
厚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

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
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
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衰
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
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
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
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
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

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
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關
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
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
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
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
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
為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殺孝先相府
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
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
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
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
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

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
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
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
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
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
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
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
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
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
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
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
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
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
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
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

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

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
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
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
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
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郡縣吏長
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
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

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
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
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
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
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
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
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
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

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
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
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
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
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
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
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
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

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
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
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
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
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
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

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
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
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
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
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
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
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

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
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
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
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迴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
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
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
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暨云餌五

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畧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

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秦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

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
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
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
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
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
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
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惰業

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
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
改有滄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
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
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
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畧無諍
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
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

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
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
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
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
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
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為
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

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

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
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
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
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頴楊素禮遇之叔
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
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

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

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

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
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
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
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
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
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

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

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

內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

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婁崩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
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
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
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
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
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
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
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
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
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
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
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

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
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
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
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
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
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
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
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

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邵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

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
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
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
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
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
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
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
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
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
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
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泂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
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
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
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
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
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
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
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
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
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
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

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
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
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
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
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
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
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
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

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
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
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
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
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
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
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人不堪命唯德

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
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
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
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
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
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
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
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

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
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
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
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
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
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
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

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
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
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
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
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
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
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
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
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
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
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北史卷八十六

北史卷八十六考證

張膺傳○膺魏書作應

竇瑗傳祖表馮弘成周太守○監本缺成字今從南本
增入

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擿句○李監本訛季
今改從南本

事雖停寢○雖魏書作遂言因其所奏而停寢也

孟業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令南本作今

梁彥光傳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秦監本訛奏今改
從南本

魏德深傳郡丞元寶藏○寶監本訛實今從下文改正

北史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邱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寧成之倫猛氣奮

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讐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鄺道元谷

楷齊有郎珍宋游道盧裴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
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
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游道盧裴畢義雲庫狄
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
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
隴客刺殺人王羗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
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

刀戰動乃立四柱礫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

薦之轉為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
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
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
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
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
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
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

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
以付洪之遂號為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
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
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
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
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
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
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

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興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
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
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
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
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
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
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
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

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
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
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
聰強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
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踈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
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蒞

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
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
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亦
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
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幘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
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
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
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

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
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
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
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
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
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
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
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

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刼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

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
溫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
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遊徼
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略盡因此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
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
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
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
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不

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
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
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
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
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
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
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
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

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
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
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
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
遷南充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
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
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愜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

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
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
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遲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
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
遲為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
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
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
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

贊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
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葛榮所
吞珍入榮軍榮為尔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
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
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
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解
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眾離心至於土人豪

族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
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
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
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
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
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
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平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

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甯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

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
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
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
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
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
乎乃至於此式欸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
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

有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
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
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
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
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
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
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
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

丹陽吳人共立蕭璲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
甲躡之璲敗走為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
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
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性榮皆署為吏卒以
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
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
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
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

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
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
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
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
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
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

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極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

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

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祆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

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

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
以為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

胡泥傳遜表薦之○薦監本訛薦今改正

崔暹傳詔暹為都督李崇討之○為當係從字之訛

郗珍傳擊梁州將成景攜等○攜一本作儁

田式傳徙為建州刺史○建隋書作庭當以此為正

燕榮傳榮曰無過尚爾○爾監本訛尔今改正

王文同傳京兆頻陽人也○頻隋書作潁誤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哇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蹟

徐則

張文詡

盖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

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
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
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
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
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
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
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

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
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
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
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
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
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
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

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
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
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為超遠哉案魏書列睦夸馮亮李謚鄭修為逸士傳隋
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績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
李謚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
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
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
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
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
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
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
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
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

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
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
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
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
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
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
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

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
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
敬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
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
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
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
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
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

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
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
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
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
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
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
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
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
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
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
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
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
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

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蹟字祖濬

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蹟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畧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

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
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
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
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盖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
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
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蹟答曰一昨伏奉教書

榮貶非怛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
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
秦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
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
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
燕南贅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
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

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
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
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
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
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
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
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
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郎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賁答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

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

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蹟與河南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瑯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大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

能引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
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飡松餌朮栖息烟霞望
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
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
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
休念昔高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
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
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

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

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
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
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
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
雲空櫛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
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
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
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

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為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

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
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
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
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
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
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
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
常有醫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

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隱謂
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
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
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
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為立碑頌
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

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
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
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
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
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
雖動靜殊功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北史卷八十八

北史卷八十八考證

馮亮傳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
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法南本作既

唯風帽巾○風字下魏書有吹字

鄭脩傳尋還山舍○舍監本訛合今改從南本

崔廓傳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壺監本訛壺今改正

徐則傳夢想巖穴○穴監本訛冗今改正

北史卷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周翦華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張遠將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

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他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

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祇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敘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

澹李脩徐謩王顯崔或蔣少遊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
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
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
在周則有冀雋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
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
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
冀雋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
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

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

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為太史令神麿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蹟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翼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

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

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
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
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
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
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
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
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
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
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
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
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

術著名

王早渤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

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譎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賁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

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尔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

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
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介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
能動衆又以介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
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
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為人象書桃木為符
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
兵逼晉陽介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介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
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尔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
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
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
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
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時又有沙門

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介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

略不患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
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
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
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飲
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
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
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
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

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甕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泉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

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

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承

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
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
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
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
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
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

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

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耳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

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尺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墮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

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
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為
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
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
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
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
史及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
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代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

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筭歷而不為王所待方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筭之會

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
宗薦之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
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
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
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闕涉丞
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
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

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
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
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
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
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
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
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

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
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
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
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為長於趙豳何承天
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
筭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
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

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
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
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
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
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
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
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

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

死是以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芒陰之役
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
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
曰此行必致後凶直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
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疆
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
三日不出許遵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
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

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
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
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
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
者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
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
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烟先起

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

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
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
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
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
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
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
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
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

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

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
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
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
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
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
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
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
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

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祿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并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

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
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為諸王相心不平之王謂其
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
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
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
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
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
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

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
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揣
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
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
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
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
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

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

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頗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
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已生年
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
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
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三且四八天之大數太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

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

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

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李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
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
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
庭樹闕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
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
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
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
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
或謂世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
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
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
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
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
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

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

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
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
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
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
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
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
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
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
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
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

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

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
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
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
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
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
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
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
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

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
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
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
坐處豈覩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且
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
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
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

邪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
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
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
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
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
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安湘郡公宋荏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荏弟遙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荏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

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菴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

百日子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
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
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
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
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
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
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瑱軍潼關周文出師馬

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瓢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瓢
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
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
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
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
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遶樹大哭釋迦牟尼佛
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
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
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
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

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
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
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
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
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
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
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
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
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
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
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
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螭上
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
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
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

盛言緯侯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
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
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
公得為箕潁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

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
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
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
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
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
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

侍帝將遷都夜與高潁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潁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以後信有大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術

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
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
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
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縠河東
裴政及宗人言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
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欸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
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

不悅曰汝既難行可往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

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

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
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
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
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
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
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
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
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

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
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
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臣
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
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
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

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
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
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
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
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
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
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
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

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
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
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
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
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
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
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

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
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
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
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
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
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
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
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

曰我得無災輶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
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
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
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
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棹也和言多此類著相
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
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
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

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
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
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
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
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
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

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魎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

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厯筮山原至一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
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
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
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
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
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

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

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
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
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
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
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
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
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
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

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
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
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
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
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
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
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

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
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
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
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
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
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命知常事漢王諒
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
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

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
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
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
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
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
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
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

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
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
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
著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
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
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

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
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
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
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
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
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脩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卷之九
三十九
獎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歷事時輩
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
冑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冑玄等辯析之暉
杜口一無所答冑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
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慤楚上言曰漢
時落下閤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

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
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冑玄所謂歷法
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
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
麴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
一度冑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
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
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

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

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二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内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曹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

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曹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見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

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

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

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胃玄所言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北史卷八十九

北史卷八十九考證

張深傳識星分案文占○文魏書作天

王早傳乃是鄭氏男五父也○男五魏書作五男

庾季才傳漢司馬遷歷世居掌○居隋書作尸

信有大道○大隋書作天

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穀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隋書

穀作穀言作信

子質傳操履貞懿○懿隋書作慤

今玄感成乎○成乎隋書作其成事乎

盧太翼傳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胄監本訛胃今改從

隋書

耿詢傳帝善之免其奴○免其奴隋書作放為良民

北史卷八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_臣周翥華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周澹

李脩

徐審

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諡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

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
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
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
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
針藥多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
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
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

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

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
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審欲為孝文合金
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審令水路赴行所
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於汝
濱乃大為審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審於上席遍
陳餽觴於前命左右宣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
賚乃下詔褒美以審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

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資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慙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撻幸而獲免帝崩後嘗隨梓宮還洛嘗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
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
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
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
子野吳郡張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
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驚領有班定遠之相
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

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暎光為
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
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
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
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歛
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
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
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

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
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
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
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
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年年必有革
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勲貴
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

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
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
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為首唱
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
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
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
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
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

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

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頤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

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
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
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
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
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
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
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
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

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才聰辯強識有無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

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
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
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
誤之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
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
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
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
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

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
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
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
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
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
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
諸醫尚樂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

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
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
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
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陽士開知
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
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諡曰文明長子
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
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

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
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
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
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
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
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等為后診脉
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

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
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矜識又罷六輔之初
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
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
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
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
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
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

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上為太子詹事
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
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魏國縣伯
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
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
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閣
伊盆生以刀鐃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
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

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暉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冤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為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

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
搗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
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
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
跌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
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
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

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臍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瘵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
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
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帥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
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
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
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

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五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

復自持僧垣即為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瞽亂

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固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

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
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
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
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
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
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
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

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誠衣衾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

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

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
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
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
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
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
於世

褚諒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
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薨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
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
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
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
極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

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
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
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
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
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
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
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癰不可救也果如
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

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
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
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
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
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
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
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妙達鐘律

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
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
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
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名與議
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
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
聲哀怨滛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
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

相為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
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
矣寶常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
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
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

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
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
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
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
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
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
允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
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
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
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
被引命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
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
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
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

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
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
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遣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
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
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
以剗繩尺碎劇恩恩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
歎慨而乃坦爾為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
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

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竝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

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竝工握槊此蓋胡
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
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
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
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
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
命稠為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

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為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

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
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為逆至是惶懼
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
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
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
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
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
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

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
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
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
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風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
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
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
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

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成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

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
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為
工部尚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
德敗歸於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
強明有巧思齊後主令修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
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
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
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將

作於時改創多務亶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
令亶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亶位朝散大夫袞
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
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
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
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
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

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
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
和皇甫王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
強練庾季才盧大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
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
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
筮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
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

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謩審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坦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坦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

妙也蔣何以剗剗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闕也

北史卷九十

北史卷九十考證

徐謩傳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

明監本訛因今改從南本

九月車駕次汝濱○濱南本作濱

王顯傳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李魏書作季

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

監本六訛大于訛於今據于烈傳改正

嘗有一家二奴○奴監本訛双今改正

許智藏傳如聞許智藏將至○如隋書作比
蔣少游傳詔修舊增新○詔魏書作詔

北史卷九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
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

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像丹青流聲
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
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
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
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
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
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
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

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竝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

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
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
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
則同室終契黃泉

其

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

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身淑媛

其京

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

獲著因媒致幣遽止一暮

其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

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

懷其四時遇嶮迤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

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

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

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

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芒芒中野

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

哉貞婦曠世靡傳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

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
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
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
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
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
卧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
而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

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
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
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
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
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
成義而赦之

平原鄆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

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臯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竝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

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
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
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
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室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
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
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
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

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

劾以死。臯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

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汗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輦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頵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

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

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
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
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
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
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
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
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咷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

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
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
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
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
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
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

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
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
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
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
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
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
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

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
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
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
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
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恠護寡女不使歸寧
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

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

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竝躋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瑒

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
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
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
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
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
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
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

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

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
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
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
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以謀逆之
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
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
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

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
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
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
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
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
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
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

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
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
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
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
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
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
服諸越每勸宗族為善由是信善結於本鄉越人俗好

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

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
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
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
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
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
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
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
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

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
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
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
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
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
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
詔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賁繡幃油絡駟馬
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

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
為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
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
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
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
慟哭遣其孫魂帥眾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
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
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

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
繫州獄又遣孫盜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
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
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
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
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盜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
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
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
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
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
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
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
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訥得其贓
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
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

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諡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
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
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
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
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
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
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
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

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
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
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
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臯戾吾死日何面目見
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
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曰
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
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

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厯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

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
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
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
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
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
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
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

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
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
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臯姊妹爭為謀首州
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
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
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
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

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門終于家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為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賦貨狼籍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臯於

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

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
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
度數得罪上以袒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
要當辯頭反縛蘧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
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
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鶻
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講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
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

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

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袒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嘆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

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
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
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
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
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
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
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

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

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于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

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
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
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羣賊毀裂其衣
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
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
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
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紵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

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締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北史卷九十一

北史卷九十一考證

涇州貞女兒氏傳○兒氏魏書作兒先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傳澄為揚州之日○揚監本訛楊今

改從南本

隋蘭陵公主傳文帝將許之○將隋書作初

襄城王恪妃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曰監本訛

王今改正

華陽王楷妃傳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命隋書

作令

譙國夫人洗氏傳○洗南本作洗

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繫監本訛係今改從南本

鄭善果母崔氏傳每善果出廳事○果出二字監本缺今從南本增入

劉昶女傳韞鷹紐犬連騎道中○犬監本訛犬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

寇猛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祭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樂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

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
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三
京馬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
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
盜官賣爵污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枚舉哉斯乃王者
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
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
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

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羆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袵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

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諡曰敬叡少傳父

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
鄭羲為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
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
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
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
知率常以夜帷載闔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
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
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

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
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
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
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
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
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
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
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

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祭叡母
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
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
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為公太
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為并州刺史
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
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三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

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尔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電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介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

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

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
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
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
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
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
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徻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
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
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
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
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脇州以表聞北海王
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
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
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
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
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

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開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

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嘽嗒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

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侈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臯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櫟謀匿王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臯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臯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

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臯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

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
若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
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
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
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
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
危禍不樂內官遂起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

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
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
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
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
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
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時其間經構樓觀列
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

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

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為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
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
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
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
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
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
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
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

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於懷中義恭諂附元義義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

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
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
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
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
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
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
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
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

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劒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

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

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
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
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
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拔援復領御史
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
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
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

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義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辭郡尋飾貌事义大得义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

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蹇

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
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
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
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介朱榮左
右榮知深以為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
詔夜開殿中取驂騑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為
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
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

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
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臯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
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
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
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
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
其事遂搆告其臯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

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
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
和足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足二人議以文
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
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
其謀始愛負臯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
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濟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

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
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
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
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
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
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
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
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

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
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
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
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
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縣自後逃
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
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
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

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
諡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
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
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赦用稍遷禮
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
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
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

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

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

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
列默為監藏因黜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
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
昔及訢將獲臯默因搆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
職事出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儉事
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
連屈丐所殺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

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
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
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
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
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
視如仇讎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
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闥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宦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克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

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
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
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
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
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
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
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
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
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
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
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內宮受刑遂為宮人小
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
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
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
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贈綵及絹八百足以供喪用并別
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
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
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徙駕南征以老舊每見
勞問數道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人行禁之間與司徒
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住法不
能遵用新制侮侵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

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
熙子次興寢死後二人爭立寢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
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
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
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
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
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

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
後遂廢頃子長宣位南兖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羗也與雷党不蒙
俱為羗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
改為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
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臯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
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
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增於本宅擊作人莫
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

問視其危惻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
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
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
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
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

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
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
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遣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

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
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充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
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
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兖采召人女還遣中給
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
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

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
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
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
幼克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
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
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义害懌廢靈太后於

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繁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義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義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義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後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閹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

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
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
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
等同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
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
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
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

殿粲既以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義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

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

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

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二百疋黃綾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李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
帝崩與尔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
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勲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
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
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
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
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

卷之三
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
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
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
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
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
即戮乂時內外喧喧云乂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
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

未及出外义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义妻構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邢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

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

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
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
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
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
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
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
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
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

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
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
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
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
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
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
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
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慰諭云朕之與

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
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
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
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
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
欵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
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

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
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
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諂日至寵愛彌隆前
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
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
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
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
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

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
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
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
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
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
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
叡面陳士開辜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
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
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未既
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
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
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
后不聽段韶呼胡長樂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
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樂復命
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

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

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
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
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
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
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
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
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

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

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上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

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歛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啟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

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
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其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
擢而正理違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
多所營救既得免臯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
酒泉吐根魏末克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

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為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

之乾阿嬭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那
肱皆為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
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
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
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
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
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

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

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
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
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日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
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
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
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
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
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

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

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躋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為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忤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

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損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

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
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
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
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
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
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

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
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
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
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
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
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
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
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

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

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
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
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
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
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

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環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

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

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廻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瑣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

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
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
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
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啖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
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
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
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於段孝言之從

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後官夫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臯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

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
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
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
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閤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顓及寶業

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義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顓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陟宮鍾馗趙野義徐世凝苟子湓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全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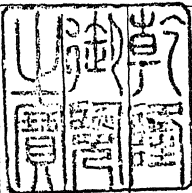
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
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
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
李銅鍬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
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
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
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駄穆叔兒

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
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
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
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
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
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官掖驅馳便蕃左右
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

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

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誠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北史卷九十二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王叡傳涼州刺史顯菱侯○菱侯二字誤

趙默傳趙默字文靜○默魏書作黑

張宗之傳初維氏宗文邕謀反○維魏書作緄

張祐傳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由監本訛田今改

從南本

成軌傳成軌字洪義○軌監本軌今改從南本

郭秀傳乃啟為七兵尚書○七監本訛士今改從齊書

宦者傳然皆不得干預朝政。○干監本訛十今改從齊書

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臣監本訛巨今改從齊書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_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赫連氏

燕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僭

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
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為傳編之
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緬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
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
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
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
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
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于傳亦所不取故不入

今篇蕭譽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為僭偽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于新興虜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為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

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于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為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于代來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

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
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
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
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帝乃以車為方
營竝戰竝前大破之于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
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
居悅跂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
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

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
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竝投之于河衛辰第
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敕敕明元改
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
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
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
議寵遇踰于勲舊興弟濟南公邕言于興曰屈丐天性
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

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
丐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
以為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
沒奕干而并其眾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
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
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
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

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于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于灞上號年為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郡性僞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

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瓚瓚自
長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瓚殺之屈丐以
昌為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
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
子相攻關中大亂于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
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
于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
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

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于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

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于黑水分軍伏于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輜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

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左右以倚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

初屈丐奢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
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
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
最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
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
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為秦王
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犢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
無賴昌敗定奔于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

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麴四年為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

定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于棘城之北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于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為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為元年自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為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

馬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九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
屍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
子儁嗣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為元年間石氏亂乃礪
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徙都于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
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于
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
政無綱紀有神降于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
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

苻堅敗于淮南暉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
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
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
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
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
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垂及泓冲
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
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

死問汝便即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千株于阿城以待鳳凰冲小

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為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
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蔭不
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
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
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庖弟運運孫永
字叔明暉既為苻堅所并永徙于長安家貧夫妻常賣
韉于市及暉為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軍
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
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于城
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
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為
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
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
因人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
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

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
宜都王子覲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
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
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于臨晉恒怒去
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
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為帝
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
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

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蕃于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于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敗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

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竒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僞僞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
墜馬傷齒改名為缺外以慕卻缺為名內實惡之尋以
識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
勇冠三軍僞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僞僭尊
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
不容于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堅敗淮南入于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

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于鄴
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為
建興繕宗廟社稷于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
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于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
道武遣陳公虔使于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
觚使于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
令靳安言于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
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鶡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

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臯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

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
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于是士卒駭動初寶
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為大凶固
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
退告人曰今將死于他鄉尸骸委于草野為烏鳶螻蟻
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水未成寶謂
帝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
河急追之至參合坡西靳安言于寶曰今日西北風動

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
軍東西為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
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
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皆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
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
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
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
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

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于
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
好人佞己為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
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
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
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
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
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

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于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

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
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
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
堦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為長樂公寶僭
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
之舊昵汗太子穆竝引為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
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改稱

庶人大王盛以寶閣而不斷遂峻極威刑于是上下震
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
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
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
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
騰苑起雲山于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
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妻符氏鑿曲光海清
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

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
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為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
殿負土于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
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
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符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
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哀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
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為忠無淚
者臯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為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轎

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
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
雲為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
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
降道武以懿為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
誅晃少子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德為
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鄴
大丞相寶既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
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符廣叛于乞活壘德留
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
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
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為
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
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炤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

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于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于臨朐為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于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迴助魏掎姜維于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于清河灞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

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于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
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晉將桓溫
所敗奔河東後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
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于苻堅從堅征
伐頻有功堅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
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
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
無戲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

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為泓所殺
時萇為叡司馬懼梟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
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
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
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于安定敗之萇病夢
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
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

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襲位秘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尅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于興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

將率精騎二百闖軍為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
平遂退走帝急追及于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
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
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阮南四十里逆
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
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
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
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為壘以自固興

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為薪蒸興還壘道武
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
不及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
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于是平
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
譟為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
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

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
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泅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
人皆歛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已下四十餘
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
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
數萬頭鬬于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
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
响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

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
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
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軌
奉其西平公主于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興
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
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于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
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

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雲以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

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為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神麤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内外遣閭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

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于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為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為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于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

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于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

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顯請臯乞以季女克掖
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
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
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臯乞降令王仁入侍
弘不聽乃密求迎于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
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
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于城西闐滿數
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

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
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
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于平郭
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于
高麗乃殺之于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
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

隣并兼諸郡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為南
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為將軍及
堅敗國仁叔步頽叛于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
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為十一
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
于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于苑川尋為姚興所破

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為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
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
請援元明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為其兄子公
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
王改年為永康後襲禿髮儁檀于樂都滅之乃私署秦
王置百官改年為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
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觔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
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

度質于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
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
跋既立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
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
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
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簷簷誤門不
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
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于河什寅母弟

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納闡請迎于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麴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為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
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
之世居盧水為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
勇名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為中田
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為諸
胡所推服呂光自王于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纂率羅仇
伐乞伏乾歸于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

仇因聚衆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
月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尅姑臧遷
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
蒙遜寢于新臺閣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
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于蒙遜
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于
晉泰常中蒙遜尅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于宋并求
書宋文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

與之神廟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
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
順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
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為冊書
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
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諡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于刑戮
閭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
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襲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

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于京師拜為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

公主于國內可稱王后于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
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
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
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
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于是親征
之詔公卿為書讓之數其罪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
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于蠕蠕遣
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于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

喻牧捷令出牧捷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捷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軍進攻牧捷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捷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于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于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捷征南大將軍董來

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上大怒既尅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
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
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
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舅頭
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
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術太
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
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

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訣良久乃自殺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

之牧健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
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尅退保
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
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于健軍
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尅之無諱遂
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
拒守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

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
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為李寶舅
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
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
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
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為蠕蠕所并

梁帝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
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嘉賞梁普

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訥岳陽郡王位東
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訥兄弟而立
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
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訥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懷
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
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
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
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訥以襄陽形勝

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答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威纘纘構譽及答于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于答答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答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穀

召訐自行訐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襲訐未及發會訐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訐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訐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訐時以譽危急乃留詔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訐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訐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

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于江陵荅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没于健水荅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荅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嶽為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荅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荅為梁王乃于襄陽置百官承制

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京師
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
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譽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
私故譽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
于謹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譽主梁嗣
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
周譽乃稱皇帝于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
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

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其慶賀
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䟽則稱臣奉朝廷正朔
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
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
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
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警備禦內實防警初江
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警立琳乃遣其
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警禦之純陀等退歸夏口警之

四年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營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

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
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晁經御婦
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
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
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戲
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警曰
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恠

固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堯復禹萬世一時謦謂德毅曰卿此

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誓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吐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謚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

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謚之第三子也機辨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湖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為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

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

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于歸歸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

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
基平郡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于鄴帝雖以禮接
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
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
涕泣交流帝亦為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
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
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主盡

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下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為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

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
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
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
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
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
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
服金裝劍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
之顯陵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

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
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
並行于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
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
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
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
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

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荊州琮叔父巖及弟璫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于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辜給復十

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誓
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
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
麻以上並隨才擢用于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
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
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
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
從父妹于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

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
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
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
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
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
為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勗
出入宮掖伺察内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于宮
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訾之居帝位

子嶽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
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璵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
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
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
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
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
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

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
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
民人焉今載答子寮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
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寮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答之為梁王立
為世子尋病卒及答稱帝追諡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
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總

管宇文述所破伏法于長安

爰咎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諡曰孝

岑字智遠咎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璫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荊州璫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

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誓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璫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璫由是益為衆所歸宇文述之討璫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璫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璫仕隋尚衣奉御瑒尉卿秘

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
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答初出第勉乃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答出鎮會稽大
寶詣選曹求詔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

為孫秀非人也。荅蒯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王譽結隙，荅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荅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荅納之。及荅于江陵稱帝，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葬。

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諡曰文凱配食謚廟大
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謚之章表書記
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謚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
以謚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
卷及尚書義疏並行于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
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謚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
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

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營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為營外兵參軍親任亞于蔡大寶及營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

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于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于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諡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嘗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諡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謚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嘗蒞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軍。禽張
纘。獲杜岸。皆正之力。嘗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
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
食。嘗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
知。以錄事參軍隨。嘗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
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
有得其書。送于。嘗。嘗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咎後見之常曰甄公好
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諱少沉
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
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咎至襄陽
咎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克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
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咎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

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謗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
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
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
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
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謗後至度支尚書如
周面狹長謗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
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謗又謂之如初如

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
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于如周
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
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
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

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
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
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
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
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
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于
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

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為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頗運雖土宇殊于舊邦而位號同于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

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鐵弗傳父語汁爰世領部落○汁魏書作升

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丐魏書作子
遂僭皇帝于灞上○僭字下應有稱字

不及入城奔投上邽○入城上監本誤缺一字今從南
本

徒河傳東至聞喜○喜魏書作嘉

常自謂諸弟子曰○魏書自作目又無子字

寶即位以德鎮鄴大丞相。馮夢禎云魏書以德鎮鄴
後拜丞相此云鎮鄴大丞相誤

馮跋傳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為世子。魏書無曰
字

乞伏國仁傳田于五溪。監本缺五字今從南本增入
蕭登傳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梁書元帝紀于謹
上有萬紐二字

琮傳嘗與賀若弼深友。深友隋書作深相友善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

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
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
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
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岵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
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所稟若
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拓邊鄙雖風土殊
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狼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
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

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

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天殫獸甚多夫
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達等二
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
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
朱蒙遂至晋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
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滑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
高為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諶及長

知朱蒙為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淒溝淒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為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

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
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
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
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
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自伯
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
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模更作新
國其後伊夷模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

夷摸死于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為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靺嶺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

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釗後為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

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
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
王始置長史司馬叅軍官後略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
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
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
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
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
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

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

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

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
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諡曰康
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
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
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
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
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
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

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
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
府實兩賊之為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
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
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
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
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
為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

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於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

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崔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

鞬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
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
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湨水城
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
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
中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
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
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

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為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許五部褥薩人皆頭着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藝而斬之籍沒

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戮及公私債負皆聽
評其子女為奴婢以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
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
涓水上王乘輦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為
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
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
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
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

銀以為飾好踣踞食用俎機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
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
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
相悅即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
者人共恥之以為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
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
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
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

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為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韎鞞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欲不減故為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慙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

元嗣文帝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為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

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年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

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
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
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
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
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
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
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

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
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
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
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
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為橋東明乘之得度至
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
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
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

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
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
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
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暇百姓呼為韃吉支夏言
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
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
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
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

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
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
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
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
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宮部市
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
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
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

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
以上城之内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
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
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
地為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
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
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
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

角塋篳篥竽箎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
尚奕棊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
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
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
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
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
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
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芻氏解氏真氏國

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

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
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
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
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
上所得鞍一以為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
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
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
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

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讐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

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
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
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
以餘昌為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
如故二年又以餘昌為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
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
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
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

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
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
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
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
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
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
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
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

使其臣國智年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
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
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
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
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
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
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

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為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

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
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
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
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
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
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
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
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

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
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
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
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
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
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
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
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

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
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
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
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
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
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
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

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

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挿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

者立死者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
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
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汾河沈船於
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
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
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
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

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
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
朮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
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
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
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
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
方物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

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為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

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

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

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欸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警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

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為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

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
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
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
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
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飢孝文聽其入闕市糴及
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
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氍為上服人
給青氍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

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于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安于喬野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

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脂鹿
其習俗相沿蓋由來已久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
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
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
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
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
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
居東西亘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

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為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泐水又

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
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
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
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二殺人
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
珠為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
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
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

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為五部不相總
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
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
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穴對二山多
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
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
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
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遽蔭為屋如突厥氍毹車之狀度

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
為轡匡寢則木屈為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脂皮
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
羊少馬多猪牛與韎韜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
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
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
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
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

為九部落統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
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
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食肉衣皮
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阮寔騎木而
行偈即止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
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為幾
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
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

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
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
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士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
於東夷之城最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
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
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
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俗淫

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
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
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
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
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

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
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髮皮
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好射獵樂有瑩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
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
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
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
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

郎李敬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琯刻禽獸多闔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

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闐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瑤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為

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為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

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
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為娉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
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
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水汁為酢米麵為酒其味甚薄
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
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
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

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睹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為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宜稻梁禾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枋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

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
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
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
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
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
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
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
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

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
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
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
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
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
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
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卞南卞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

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教衆國人共立為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

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
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
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
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
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
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
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
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

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
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
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
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襖襍竹聚以為
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矟斧
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
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
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寃

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搏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

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雅
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
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
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祭禱有
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
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

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
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
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
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
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
經都斯麻國迺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
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

王遣小德何輦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

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
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
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
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
外略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
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
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

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
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
矜之以為人莫已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
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
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干烏
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北史卷九十四

北史卷九十四考證

高句麗傳有一男破而出○隋書男字下有子字破字
下有穀字

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梁書更名高句驪為
下句驪當此時為侯矣

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梁書遼西作安西
安平作嘉平

儉追至親峴○梁書脫親字

元年授北平州刺史○年梁書作帝

子釗代立○釗梁書作劉

復有內評五部○內評下隋書有外評二字

百濟傳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梁書號所治城

曰固麻隋書其都曰居拔城此兩存之與彼各異

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實矯○魏書

阻作沉矯作驗

新羅傳或稱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丘監本訛兵

今改從南本

勿吉傳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魏書作
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

角弓長三尺○監本缺三字今從魏書增入

倭國傳王妻姓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監本缺彌
後宮三字今從南本增入又隋書姓作號

裳皆有襪○襪隋書作襪

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火隋書作犬

北史卷九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九十五
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_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三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
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
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

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畧為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渚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

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
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
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詔授使持節南征西
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
例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
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閭將軍蠻首田益宗
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
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汚北

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
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
明初大陽蠻首田育邱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西郡
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驚等聚衆
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
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
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
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善擁

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
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
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寧初
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
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
檢行置之然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
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
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蠻以為聲勢叔興

給一并威儀為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泂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興遣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强率戶數千內附拜

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
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
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
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
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
尋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
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
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

動斷三鵠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並為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墮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畧定伊瀝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

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
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
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
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
附以為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
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
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
附以彥興季昌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

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
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
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正陽郡自
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
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
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
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
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

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涇陽蠻為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涇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

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
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
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
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
而上蠻蜚以為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
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
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
等結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為嚮導水邏側

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十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于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哭自

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廻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

帶馬天和六年蠻渠冉祖熹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
闇討平之自此羣蠻懼息不復為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
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畧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
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
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
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
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

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

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
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
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乃剥其面皮籠之於竹
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
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
釁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
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
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

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
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
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
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
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
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
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
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

謀衆屯於固門川社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
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
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
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
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為梁州並無德績
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立巴州
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
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

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劒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

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
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
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
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
表為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
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
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
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為壓獠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

資以為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強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

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
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畧事有變通奈何欲遵
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
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
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
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
為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
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

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慮獠衆自
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即平之乘
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
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
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又大得
人和建德初李暉為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
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
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

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
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為城蜃灰塗之東向戶
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邨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
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
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
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
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

刀槩以竹為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盟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

銅甕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
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
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隋文
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
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
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暉開府
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
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

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

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竝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綢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

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加邏一人陀拏達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邠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神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

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

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
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
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
林邑相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
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
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百艘來
迎吹蠡擊鼓樂隋使至金鑠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
其子邠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

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邨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閤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

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蜃蜃之
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
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邠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
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
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
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
趾駿以六年春與邠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

執戟都尉邾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氏名質多斯邾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邾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邾先代立居伊奢邾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

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
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載金寶花冠被真
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屨若
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
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
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
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
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

國和親數與林邑阇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
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
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
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
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
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
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酥酪沙糖粳粟米餅
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濡而食娶妻者唯

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
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
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
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
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
或用瓦而以五綠色畫之亦有不禁送屍山中任野獸
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
癘毒蟲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

婆羅耶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
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
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陀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
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
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魴
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
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牯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
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

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于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邨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

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
姦者鑕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
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
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
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
華人錯居其流曰蜑曰獠曰獠曰玁居無君長隨
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

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乎境
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通為去就至於林邑赤土
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
字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
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
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
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
四國而已

北史卷九十五

壯史卷九十五考證

蠻傳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求監本訛永今改
從南本

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邱等二萬八千戶內附○監本
缺邱字今從南本增入

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魏
書表字下注闕二字

楚城諸蠻並為前驅○楚魏書作樊

置立十城遠結涪陽蠻○十監本訛上下文云旬日攻拔其八城當以十為是今改從周書

翦其毛羽然後進軍水邏○進監本訛遊今改從周書獲蠻帥冉三公○冉監本訛并今改從周書

信州舊治白帝○治監本訛居今改從周書

獠傳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等周書作第今各本俱同仍之

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猪監本訛諸今改從魏書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恒監本作桓今改從周書
建德初李暉為蓬梁州總管○周書無蓬字殆因上文
有頓軍大蓬山下而誤衍也

林邑傳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水監本訛外今改從隋
書

赤土傳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各本缺旦字今從隋
書增入

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送字下隋書有之縱二字

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上字下隋書有有字

吹蠡擊鼓樂隋使至金鑠以纜船○隋書樂字上有以字又至作進

真臘傳其王姓刹氏○刹隋書作刹利

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馮夢禎云女人女三字定有訛今考隋書乃衣一具之誤也

婆利傳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輪字下隋書有刀字
北史卷九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四

氐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
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

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寔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

將軍右賢王羣氏推以為王闕中土人流移者多依之
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
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
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
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
公臣晉晉以毅為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
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季龍後稱蕃於晉永和
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

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一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堅殺俊復稱蕃於晉死子世自立為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史弟統為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一名德聚纂黨襲殺統自立為仇池公遣使詣簡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人于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

狗逃奔苻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為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眾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為乞佛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及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分諸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

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
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已
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
封盛為武都王盛死私諡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
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
蕃於宋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
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
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

軌拜玄為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
比內蕃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
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
國事其無墜先勲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
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嶮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
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蕃于宋難當拜保宗
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
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

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
並改姓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
晉室近戚康之尋為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
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
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
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
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薰亭保宗與兄顯歸京師太武
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為鎮

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餘家

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羗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為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

葭蘆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
討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
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
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
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時拜難當營州
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
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
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

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
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氐東益州
刺史魏子建以公熙儉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
為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公熙
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
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
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絕汧隴遂
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

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

從子後起統位孝文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為白水
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
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
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纈尋還武興
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
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
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
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

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
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為刺史以恩信招
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
未幾氏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氏地魏末天下
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
送妻子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許
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苻壽反攻陷武都
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

討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氐帥梁道顯
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
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為刺史十五年安夷
氐復叛趙昶時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
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盖闢等作亂闢據北谷其
黨西結宕昌羗獠甘共推盖闢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
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盖闢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
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起救又大破之先

是氏苗揚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深為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為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氏頗畏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佗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

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辨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臯成氏苜姜多復率厨中氏屬攻陷洛聚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氏復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於是羣氏並平及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

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
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代
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
渾與若洛廐二部馬鬪相傷若洛廐怒遣人謂吐谷渾
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鬪相傷吐谷渾
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
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若洛廐悔遣舊老及長史七

那樓謝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
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
無並大今以馬致怒殆天所啟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
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迴數百步欸然悲鳴
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迴一迷樓力屈
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
並應昌盛虜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
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落虜

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于也子孫僭號
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隴止於枹罕
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
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
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
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羗酋姜聰所刺劍猶在
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
去保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

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劒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

渾為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罷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小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昇西強山觀墊
江源問於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
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
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
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
帝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
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
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

代其以慕璿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
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
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
雙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
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璿立先
是阿豺時宋命竟未至而死慕璿又奉表通宋宋文帝
又授隴西公慕璿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羗戎雜夷衆
至五六十部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

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太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
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為大將軍西秦
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精款俘禽僭逆獻捷王府
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
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為賊所抄流轉東
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略寒張華等三
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
戴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荅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

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為秦王荒
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
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
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
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
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
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荅馬千匹其後
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

朝始乃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慙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敕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

所抄悉在薄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
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為賓國之使
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
之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
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緜絹隨使
疎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於
宋宋文封為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
遣使者策謚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

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鴉鳩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那等討之于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罰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為鎮西

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嶮遠頗不恭命
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
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
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忽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
高涼王邠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
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
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
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河戍將與

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
不過十月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
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
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
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
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為然乃
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
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

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蕃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
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
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燉煌州枹罕高平諸軍為
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觀等軍入拾
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
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
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
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

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
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
文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
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
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
累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
朝表稱疾病輒修洮陽堊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
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

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
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
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
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湟和二戍時此既邊將之常
即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
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魯
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
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

渾王麾旗章授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已自有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蕃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蕃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

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
語其國則隣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
有司以國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
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
武世至於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
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干菩提等
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
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

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為帽坐金獅子牀號其妻為母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大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

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
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
俗同至於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
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
為糧亦有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
燕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
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
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

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
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
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國夸呂遣使
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
真假道蠕蠕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為嬪遣
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柵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
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及西
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

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字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

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以其地為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侯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

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計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為其

父所殺復立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祭請因其
其讐討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
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
事即朕稱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唯教鬼王為臣
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
拓拔朮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
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若有音信宜
遣慰撫任其自投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

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呂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為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為主使陳廢立事并

謝專命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
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
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禦之戰不利鐵勒
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撫慰之諷令擊吐
谷渾以自效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
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洮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
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
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

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

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
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
直大養羣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頑弱不知鬪戰忽見
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白蘭西
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
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為王故因號焉
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

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慙者世為

苗帥得羗豪心乃自稱王焉勲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
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
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
千里靡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
修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絕彪子死彌治立彪子弟羊
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
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
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

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時遣使
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為
常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
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
之周文命章武公遵率兵送之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羗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
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
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

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
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為國名又有東亭衛大赤水
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草水等諸羌國風俗麤獷
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
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
南界鄯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
犀甲鐵鎧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牂羴毛為屋服裘褐披氊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

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
邊隋文帝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
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
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
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
其衆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
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
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壘石為礪以避其患其礪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礪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劒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

竹為箭妻其羣母及嫂兄弟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
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以
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
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
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
死後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
為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帶羃羅
衣多毳皮裘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鐐手貫鐵釧王

與酋帥金為首飾甬前縣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有水濶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羗大小左封

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
硤白蘭北利摸徒舡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硤並在深山
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畧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
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
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
里居山谷間種類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
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

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譚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于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為寇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汾晉之間畧

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為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眾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神武滅之獲其偽主及弟西海王并王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畧乃遣黃門侍郎楊柵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眾先叛七年

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
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
之武成初延州稽胡赫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
阿保自置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
為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
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
北敷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
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餽忠乃詐

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州別帥鄒協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為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

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
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
其巢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
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為
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迥等討之
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
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犄角憲軍憲命
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

宣政元年汾胡帥劉父羅千覆瓜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頗息

論田氏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覷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服先王所述荒服也

北史卷九十六

北史卷九十六考證

氏傳氏者西夷之別種○西監本訛四今改從魏書

流人有許穆之郝悞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司馬○監

本悞之下缺二字改姓下衍為字今俱從南本改正

尋而思詒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尅捷○道

成魏書作承之臣人龍按魏書承之乃道成父島夷

傳稱承之常隨宗人思詒征伐久乃得為其橫野司

馬則此當以承之為是雖道成亦嘗前後為征蠻小

帥而思話鎮襄陽時祇任以統戍稍遷參軍恐此稱
司馬之非道成也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送租於南秦東益○租監本訛祖今據魏書及本書張
普惠傳改正

吐谷渾傳若洛廐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于魏書作
干

便速去保蘭○蘭字上魏書有白字

亦有種田○有魏書作知

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召陳書作各

秦州總管河間王計應之○計應之隋書作弘請將兵

應之

任其自投○投隋書作拔

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澆河○隋書無德字

党項羗傳織犂牛尾及牯毛為屋○牯隋書作牯

附國傳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門○隋書無致字

稽胡傳滕王迥等○迥疑係適字之訛

壯史卷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九十七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_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五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
物也漢世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
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

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
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
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
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
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
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
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
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

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
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
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
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
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
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
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
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

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
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邠者舌昏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
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
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邠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譯達
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邠之
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
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
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

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
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
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
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
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
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
既平鄯善國以為胥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
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

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
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
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
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
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
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
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
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

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

復令聞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
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
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
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
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未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
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
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

爾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

兵討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杖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

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蔥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

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

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
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
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
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邽擊吐谷渾慕
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邽進軍急追之慕利
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
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
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至城下奴聚兵

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
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
為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
其使者亦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
各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
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
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
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

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冶呼捷在

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
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
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
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
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

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為蠕蠕所執恩生
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為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
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
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
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
臣亡父辟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
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
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

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
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
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
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
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
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
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

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

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
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
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
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闕伯周
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
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
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孟明為王後為國人所
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

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內徙孝文
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
里以儒居之至羊棗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
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
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
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
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
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

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
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
為噉噉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
一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
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
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
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
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

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
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
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
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吐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
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
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
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
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

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

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

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書唯每
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
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
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箭刀
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
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
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
小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

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

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
解辯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
王伯雅本自諸華世昨西壤昔因多難翦為胡服自我
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
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
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
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
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
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
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邨即前涼張
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
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
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
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

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馳馬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纈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廼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邨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

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郛衆大潰盡虜之
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
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難
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
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
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
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
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羨遂命度歸鎮

撫其人初鳩尸畢邨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獅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

臂并削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
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氊饒
銅鐵鉛麀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
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
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
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
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
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

提等領兵三千拒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姓多媼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鷺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餉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呬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
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
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
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蔥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璇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闕三字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蔥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

鏖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餽餽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

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
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
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
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
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
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
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
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

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
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
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
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
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
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
每使朝貢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

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
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
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
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
十八里

洛邠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怛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駝氍毹毼毼赤麋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水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

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
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下
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
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
髮帶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
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
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
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

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鑿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敦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魚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

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
牌於項以為耻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
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
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
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
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
月着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
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

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名設會作樂以極懽娛
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
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
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
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
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
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

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異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址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怛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盼頓翎侯都薄茹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闔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蔥嶺西都尉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
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
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犁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
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
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
平正人居星布其都王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

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
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
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
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
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
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
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
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

西有南土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王為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廻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鈎羗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羗同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羗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

百丈佛圖也

劇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
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
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
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
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

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貸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貸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

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忽恚城城北有鹽竒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阨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邯國

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蜀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
國中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
蒲桃五果土宜五穀

噉達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
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
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
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
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

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馳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

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自
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
万俟醜奴反因畱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
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
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
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
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

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獸噓

渴槃陀國在蔥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獸噓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

二道一道西行向嘍噠一道西南趣烏養亦為嘍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托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嘍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瑣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蔥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噉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

人怨苦之有闕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謂崔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

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
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翦
髮錦袍名為彊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
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
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
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
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
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

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犂牛黃金硃沙毗
香阿薩那香瑟瑟麋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
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
力婁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
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具姊妹及母
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

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
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湮國城
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
甕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
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
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會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
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鏖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

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犂牛駿馬蜀馬尤

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
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
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
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
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
一鳥如鳩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
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鏖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

字阿利染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蔥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掛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

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
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
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
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
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
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

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遏國都烏訥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

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澹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隣其
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
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
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
使貢方物

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
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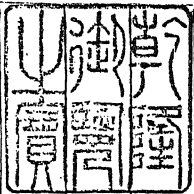
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鑲鐵毼氍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刼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

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効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脩輪臺之戍築烏

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往漢

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北史卷九十七

北史卷九十七考證

鄯善國傳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者魏書
作者

且末國傳其風迅駛斯須過盡○駛監本訛駛今改從
南本

高昌傳後至隋時城有十八○監本缺後字今從南本
增入

姑默國傳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默一本作默

阿鈎羗國傳阿鈎羗國在莎車西南○鈎監本作鈎今從閣本

康國傳其王素冠七寶花○素冠七寶花魏書作索髮冠七寶金花

北史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八

唐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六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
眉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水骨閭水骨閭者首禿也水

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為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狍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緡紇

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論

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
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
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論率其
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
高車斛律部社論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
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
吳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
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為安遠

將軍平棘侯社崙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黠弗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溪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日拔也稽舉兵擊社崙逆戰於頗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崙所并

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碩蠡每來抄掠駕牝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

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崙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乘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崙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

衆部落立社嶠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止并賀術也骨國東破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觚千等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止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後伺其出執之

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
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之
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論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媼其
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遺大檀金
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焚其
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真
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
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汙紇升

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論爭國敗而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

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青次西從栗園宣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麤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溪徐辯以

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
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
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鼃小
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
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
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
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
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

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
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
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
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
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
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
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
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

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
因發疾而死于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
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徧邏者二十餘人
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
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
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
鹿傀入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
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

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
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
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
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
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
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
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
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顏

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宗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庶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頡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

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爾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

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
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
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
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
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
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
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

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

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
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
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
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
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
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文象
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
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

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輪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輪性殘暴好殺其名

臣侯鑒璽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倫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倫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倫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倫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倫頻為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為天所助欲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為臣不可

馬能為主衆乃殺豆喻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
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
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
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
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喻是大魏
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
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
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蕃禮款誠昭著者當

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侯斤尉

比建統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
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
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初豆倫之死也那蓋為
主伏圖納豆倫之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
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
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托神鬼先常為
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
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

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
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授
夫副升年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是
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嘗上天
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
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
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

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
醜奴擊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
瓌為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眾數
萬以伐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
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
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為使
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為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
王繼至止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

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宮皇
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瓌等入就
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
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升位於羣
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
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
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在於阿那瓌弟之下二
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

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跪
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
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
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
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
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
兄為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以
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

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讐以雪大耻臣當統臨餘人

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敢有披
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
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
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同於戚藩
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
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
叉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貸之遂歸北二年正月
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
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
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
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楯六幡并
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
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
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
帽內者雜綠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

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
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
烏鎗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槥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
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牂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
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
元纂郊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
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于為其所
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

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
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
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
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
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
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
汾侯斤邱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
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

門為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
相率迎阿那瓌啓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阿那瓌蠕蠕
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
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令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
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
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
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
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

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
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乂侍中安豐王
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
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
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
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
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

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
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
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
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
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粟在京館者任其去
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
官馳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

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
委經略明帝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
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
投噉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之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
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給萬石
四年阿那瓌衆大飢入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
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
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

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

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也
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
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羣狄
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
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尔朱榮隣接其嚴勒部落勿相
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為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
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
也此後頻使朝貢建議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

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
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迹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勲緒
莫酬故宜擿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
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
升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
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
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
舍人元翌女稱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

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
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為言文帝不得
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
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
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溫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
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无駒止還以通溫豆拔
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无
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无駒等朝貢東魏然

猶未歛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
府功曹參軍張徽募使於阿那瓌問說之云文帝及周
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
嫁彼為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飢
不得南進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
在言其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
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為蠕
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

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義被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且守逆一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為遣兵將伐彼叛臣為蠕蠕主雪恥報惡徽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侯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

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
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請遂其意
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為蘭
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東魏
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俟利莫
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疋以為娉禮請迎公主詔兼
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
用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

登郁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蒲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

遣其吐豆登郁久間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
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
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
率北方頗為強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
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為泰州也遣其
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
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
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

轉至不遜每奉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
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
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眾奔齊
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
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
人為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
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
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

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黃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衆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

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
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
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為突厥所
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
兵強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
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
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

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
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
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為部
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
平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道武諱莫鹿遣
弟屈雲攻慕容鹿慕容鹿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
容鹿於棘城復為慕容鹿所破時莫鹿部衆彊盛自稱
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鹿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

容龐於棘城龐子翰先成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為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為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魚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為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為翰所虜翰馳使告龐乘勝遂進及晨而至龐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

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
所指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貢於昭
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
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堡澆水固壘不戰遣其
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
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
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
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

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為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為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曰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猶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

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
漁陽大飢庠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
招誘亡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
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
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
王浚以段氏數為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遼西
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
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

尺碑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於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尺碑與劉琨世子羣奔喪尺碑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

波等知之遣軍逆擊足碑劉羣為末波所獲足碑走還
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足碑既殺劉琨與
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
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
足碑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鴛于樂
陵破之生禽文鴛足碑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
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
護遼為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

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合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

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

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
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
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
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
娉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
祖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
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
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

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
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
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闢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
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
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
中國被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葉
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
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

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
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
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
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
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
大幅數至多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
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郡後
道武復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

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廵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姪

利曷莫弗救力捷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救捷為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惠之曰社崙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之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崙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

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弄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
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
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
衆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
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
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獫不
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

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羶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遠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

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名高車之衆隨
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
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
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
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日泣伏
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
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
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素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

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大和十一年豆崙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

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為天子
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
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
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
褶一具雜採百匹窮奇後為噉噉所殺虜其子彌俄突
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
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
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

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
噉達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
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
金杖二馬七匹馳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
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
特所欽嘉蠕蠕噉達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
倚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
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

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

繫其兩脚於驚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
衆悉入噉噠經數年噉噠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
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
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訥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
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訥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
一乘并幔褥鞞靴一副織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
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訥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
越居殺伊訥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訥

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
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
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
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脣齒
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渡弱洛水復西行趣
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
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
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

衆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
健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
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
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
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
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
庾兵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
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寇於苦水河八年

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于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安撫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

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示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放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為赫連屈丐所滅又黠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

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鄯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儵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彊弱之

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北史卷九十八

北史卷九十八考證

蠕蠕傳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
乃監本訛及今改從南本

太武緣粟水西行。○粟監本訛粟今從魏書及上文改
正

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次監本訛吹今改正

建義初孝莊詔曰。○義監本訛議今從孝莊紀改正

今聞來討甚善。○甚魏書作其語意互異

高車傳乃舉衆掩擊之其國落○之魏書作入

虜其子彌俄突等○彌監本訛孫今改從南本

遣安遠將軍庫兵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庫兵魏書
作庾岳

北史卷九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九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七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
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
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

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廻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

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叔稱為水扞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

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
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
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紉水之間號為
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
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
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
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
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

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
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
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縉絮
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
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
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
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
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

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
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
帝崩土門遣使來吊贈馬二百疋廢帝元年正月土門
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
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遂自
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
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
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

圖立其弟侯斤是為木杆可汗侯斤一名燕都狀貌奇
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
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侯
斤又西破噉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
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
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
被髮左衽穹廬羶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
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

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興之以羶隨日轉九回每
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
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
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
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
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
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
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

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
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
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
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
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
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
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
以刀斨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

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鬻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

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至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擣菹女子踏鞠飲馬醅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

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為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俟斤率騎十萬

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剋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

毅南安公楊薦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
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
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
弟是為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
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
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既與之和親歲給繒
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
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

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
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
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
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
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
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
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名集所部云為之復讐
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碯拒戰兵敗

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三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為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

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率兄弟事之如立大
邏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
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
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
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
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畧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
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畧曰我與爾俱可汗子
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畧患之以為

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
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
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
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
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
蘭州總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敗
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
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

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
之深齊氏西慮懼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
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
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受
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之
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
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
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

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
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讐西戎羣長
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達
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
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
為高麗靺鞨所破沙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為
鄰皆願誅剽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
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

切朕懷彼地咎徵妖作將年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
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
唯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
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
畧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
選將練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
首思捷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
何遠不剋但皇王舊迹止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

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漠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畧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畧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

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又有貪汗
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
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
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
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平和
使於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
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
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

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

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鬪人長孫晟說喻之攝圖居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

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畧因西擊阿波破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畧鉢畧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

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
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
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
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
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
臣窟合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畧往雖與和
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
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

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畧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畧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畧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首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畧惡之月餘而卒上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

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
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
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
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
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今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
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
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樓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
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

附遂禽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頴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

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
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禰但特勒獻于闐
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
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
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
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
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
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

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
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
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
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
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
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
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
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可汗有隙數

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
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
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
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
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
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
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
顯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

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月高頽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

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
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
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
東西距河盡為啓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
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
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
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
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

遣其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
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
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
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
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
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征斛薛等諸姓
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
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

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雷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成公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

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

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荅啓人以為磧比未靜
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駕御千
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
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
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止
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
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羶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
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辦擎羶肉韋韞獻酒盃何如

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

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
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
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
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
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
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
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
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邏侯所執其國立

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掘處
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
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之
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終多
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
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闕洪達
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
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

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
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
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諭
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
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
者明知啓人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
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
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

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
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
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
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名可汗令入內屬
乞恩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
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
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
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

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人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

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
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
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
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
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
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
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
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

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

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
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
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
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
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
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
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

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事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
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
並號侯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
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
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
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
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
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二萬許兵得嶽海東西有蘇路羯

三素咽篋促薩忽等諸姓八十餘拂東蘇則有恩屈阿
蘭北褥九離伏唄昏等近二萬人比海南則都波等雖
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
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
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
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
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
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

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
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
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為小可汗既敗莫
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
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
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
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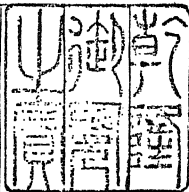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

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
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
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互
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抄為資倏來忽往雲飛
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
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
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
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

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

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並
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
公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
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
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鄣殘
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
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
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

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北史卷九十九

北史卷九十九考證

突厥傳立其弟俟叔稱為水杆可汗○下文又云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隋書則云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蓋本書兩存其說隋書則刪其一而叔與斗互異也

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毛隋書作屯

移徙無常○無字下監本衍無字今從南本刪

飲馬醕取醉歌呼相對○醕一本作酪

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三隋書作二

蘭州總管叱李崇屯幽州○隋書作蘭州總管叱李長
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此殆有脫誤耳

尋遣其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人○隋書子字上有弟
字又侯作侯

大隋聖人隋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隋可汗
隋書作莫緣可汗據下文云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
汗則此隋字乃莫緣二字之訛又蒙恩上隋書有諸

姓二字

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續隋書作請

居無恒處終多在烏孫故地○終隋書作然

鐵勒傳比海南則都波等○比隋書作址

史臣論倏往忽來雲飛鳥集○烏監本訛縣今改從南
本

北史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一百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_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一百

唐

李

延

壽

撰

序傳第八十八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

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
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
在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慄為魏
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
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址狄
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平燕內德子信為秦將虜燕太
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
討叛羗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隕命葬狄道川因

家馬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
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
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歿匈奴椒敢歷侍中
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漢史禹生承
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
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
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字雋熙
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

晉舉秀才為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雍生弇字季子
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
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脩卓率宗族弇于張
寔弇亦隨焉因仕于張氏為驍騎左監弇本名良妻姓
梁氏張駿謂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
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
耿氏乃使名弇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
五十六贈武衛將軍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

有名譽年十八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涼武昭王嵩字
玄盛小字長生簡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
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
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麀
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麀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
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駟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
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為効穀令而燉煌
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等以昭王溫毅

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
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麇言邪白額駒今已
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蕃于業偕稱涼
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于業乃以嗣為燉煌太守
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
六郡推昭王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
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子追崇
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案

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為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焉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明鑒誠之義當時文武羣公寮佐亦皆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歸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集于園間羣下以為白祥金精

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
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
昭王親為之序於是厲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焉昭王
以緯世之量為羣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啓霸業乃修燉
煌舊塞堯謚曰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
子譚歆讓惛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譚早卒後主諱歆字
士業武昭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寮奉為都督大將
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羗校尉大赦境內改元為嘉興尊

母尹氏為太后在位四年為沮渠蒙遜所敗國亡武昭
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皇帝太常
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於江
左遂仕于宋後歸魏位弘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始也
後主弟讓字士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領
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
軍諡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燉煌太守愔弟恂字
士如有幹畧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終恂弟

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
連酒泉晉昌郡太守翻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
宏字士讚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眈字士遠位左將軍
眈弟亮字士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
守翻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為沮渠
蒙遜囚于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
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輕身禮接甚得其心衆
皆為之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

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脩繕城府規復
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
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
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
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已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
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
還除內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改授鎮北將
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

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承字伯業少
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
速定大計於是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
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
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
有鑒裁為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
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
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

有器量與弟彥度薨並孝文賜名焉韶雅為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故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

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商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為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

為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
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劔珮貂獬各
一具驛騶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
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
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
德州內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
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

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剋定
秦隴功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璵字道璠
溫雅有識量魏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
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悅為司州牧悅性質疎冗情識
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閑於政事擢為悅府長史兼
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司州別駕遷光祿少卿永
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
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及撤

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為東徐州刺史為政
清靜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齊受禪追與
兼前將軍導從於園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武神主入
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耆舊被徵過事即
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
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刺
史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

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齒便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為王府記室終於揚州詮弟謚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謚子干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誦字世業位假儀同三司臨漳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璵子

孫繁衍時人號其宅為孝東徐村與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為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為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脩儀注王盧即瑾之外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雋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

足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行
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
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儋之字曼容清通好文學齊
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吏人稱之
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冤之儋之弟
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
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
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

反創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
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
深相友愛仕齊歷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
任城王敬憚之州人號曰李御史仕周為冬官府司寺
下大夫隋開皇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澁郡太府稱
疾不行卒行之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
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
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鑒

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
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
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
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
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
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二子夷道行
之弟凝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僂俛而就秩

滿徑還冀州棗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食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為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儕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

陽郡太守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為元士尋行主客曹從事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掌成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為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為蕞爾江閩未足親勞鑿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為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為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

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
汝陰復敕行徐州事尋徵拜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
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
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
勉入為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轉度支尚書
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
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正光五年六月城
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推其

黨莫折大提為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万有雅望位高都太守燮弟爽字德明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寅西討德廣為行臺即募衆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寅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寅遂與万俟醜奴同反大行臺尔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為從事中郎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

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
有文才王遵業以女妻之次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
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
宗所謂牆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
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
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為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
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
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重

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為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為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魚

大司農出為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追論平冀
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
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
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景長子喚字仁明位尚
書左外兵郎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
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子裒章武郡守裒弟爽汲郡守並

以幹局見知暎弟仁曜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
軍與兄暎同於河陰遇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
軍兗州刺史子撫字道熾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
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為尚書郎終於光州司馬仁曜弟
皓字仁昭位散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
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
事列於後虔弟蕤字延賓歷部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
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諱字義興有幹局起

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濟
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
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尔朱仲遠所害
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蒙信
任尔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由是並及禍節閔初諺贈
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軍齊
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司空
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贈散

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光祿大夫歷西兗州刺史例降為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謚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卒子遐字智遠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內太守從孝莊南度河於河陰遇亂兵所害事寧追贈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
靜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
初以外親超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東將軍
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安粗涉書史位北海王顥
撫軍長史顥為關西都督復引為長史委以戎政卒於
軍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字叔直有器望解褐
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為咸陽王禧納
其女為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

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中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

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
尔朱榮陰圖義舉季凱預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
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將軍後
尔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孝武初追
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季凱弟延慶位
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
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
高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真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

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
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
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以敵強故班師佐
逆戰為賊所敗坐徙瀛州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
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沔北既平以佐為廣陽王
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孝
文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勉為朕善守孝文崩遺
敕以佐行荊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後歸

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徵兼都官尚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有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通西魏見殺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為參軍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東弟挺字神雋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為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

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撫兵人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熊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有露骸神雋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停沔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雋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荊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雋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余朱榮有所用人神雋不從見怒懼啟求解

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尔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雋遂
逃人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華州刺史入為
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神
雋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
記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
後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
從舅為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雋故名

其子曰雋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遺李
神雋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
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比遷鄴於
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雋曰為逐
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雋策眇馬而走
曰丁掾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
識者以此為譏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
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鬩於嚴祖之門鄭

卒歸元明神雋惆悵不已時人以神雋為鳳德之衰冲
字思順承少弟也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為承訓養
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為門戶所寄冲雅有大量隨
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輕有乞奪冲與承
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為中
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
祕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脩敕敏慧漸見寵待遷內祕
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

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冲以三正所由來遠於是創
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羣
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邑
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詞義雖有乖異
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
陽侯冲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必數千萬
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

冲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建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為南部郎深慮為冲陷常求退避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冲俱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貧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得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

方便借冲此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自陳旨始末
冲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
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謂
冲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孝文居喪引見待
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判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
無不使訪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
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
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孝文亦深相仗

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
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
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
之列以冲女為夫人及營明堂詔冲領將作大匠與司
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
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
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
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

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
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
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
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
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乃喻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勤而
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
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
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

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都中
土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
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
願亦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
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
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
陽尋以冲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

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遷
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冲
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
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
兇蠻密邇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
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
各盡所見冲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
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

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
自安理湏如此若待人事脩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
射之言便終無征理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
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宮寢皆資於冲勤志強
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近制几案盈積剗廁在前
初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
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甚
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

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歎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慙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

罵辱詈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廢病荒悻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冲卒為舉哀於縣郭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

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敎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子延實字禧性溫良少為太子舍人宣城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實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

史亦朱兆入京乘輿幽繫延實以外戚見害於州館孝武帝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或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或性豪俠亦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或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尋詔復公爵子道端襲或七子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為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

不釋書仕齊位琅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
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
入關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及
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
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
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
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賜爵脩陽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

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
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兵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
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
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為繼
室及帝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膺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累遷襄
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
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于家子世師位度

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智源
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信則
形短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為府屬可謂名以
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弱尋除尚書倉部郎中
入周為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沔州刺史或
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實既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位
中書侍郎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
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

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實弟休纂
小字鍾羗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
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涇縣公後進封高陽郡
公子昂襲昂魏末為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
卿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
開皇中為尚書北部侍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
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進封臨潁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為定州

請為定州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明帝又遣詔盧同為行臺址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逐仲遵害之詔從祖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為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携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

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祚進爵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為莊帝所親超贈恩澤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武獎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徒左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

令子璵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
墨蟲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
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
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軍
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應召尋為中尉李
彪啟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
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
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

天穆止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北道軍司還除
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左
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
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
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尔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
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國襲州城遂被囚
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釐州任
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
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
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
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
博未許其精當時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
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
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
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疾勞世人

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安豐
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為不
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
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
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
名為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怒之充節
素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少而簡
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騎侍郎忝朱榮

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
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
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臯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
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
必在早必謂急難湏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
乎曉以信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
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
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

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
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
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
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在名級
而已及遷都之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
仕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察采
召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祐並為外兵郎後徙平西將
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

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為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
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季遠超字仲
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晳美鬚眉高簡宏達風
調疎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
取則焉弱冠仕齊為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
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率多寒賤奏請草選妙盡高
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以仲舉為司
州修武令仲舉蒞以寬簡吏人號曰寬明于時昌衡為

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

高氏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

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人薄帳悉多亡毀戶口
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絲
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
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
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勒
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
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友人蜀
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徵辟每致

推辭何為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
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婆州里責黜左
降為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
視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邵又舉以應詔
以前致推遷為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
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君之才
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為武職差若自安
仲舉曰吾性本疎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

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

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司戶參軍
煬帝初改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及王業暮年王
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
所營求家產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歎服曰後於
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建德據
有山東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
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降州而建德違約
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

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
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
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
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
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
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
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即
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

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播遷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揚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

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
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
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
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
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
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効方事屏
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
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假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

前所脩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曰右庶子彭陽公

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脩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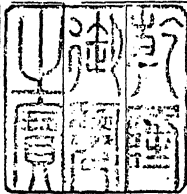
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
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改
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
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
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詰誓斯陳
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
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誠之方
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

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
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
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推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
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
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
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
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
運行迭變時俗汙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

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
或殘滅求勛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
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
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輕
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
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
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
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

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為
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一
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
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
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
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
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
共為部秩除其冗長据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

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
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
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
聞伏深戰越謹言



北史卷一百

北史卷一百考證

序傳在魏者為段干大夫○干監本訛于今從下文段
干木其後也句改正

又除司徒右長史○史監本訛吏今改從閣本

於路見狗○顧炎武云本書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
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
宋鵲為是韓廬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今下
文又作溫子昇與神雋語一事兩見延壽自述其先

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所在有惠政為吏人所懷○監本缺惠字吏字今從南
本增入

北史卷一百考證

編修臣人龍謹言鄭樵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臣等謹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八書各成一家且是時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蠻夷往往過美溢惡未嘗核實李延壽父大師欲為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預修晉隋書因悉究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

七十年刪煩補闕為南北二史所謂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者也司馬光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詆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臣等奉

命編校總攬八代之事寔參攷十史之紀載其煩簡異同各自為書而二史能使南北兩朝紛然淆亂之事總括貫穿詳贍有體誠哉司馬氏之言匪誣也

惟其間字句有相習舛訛之處爰為一一訂正附
識卷末云臣謹識

